

文學導報

第1卷 第6,7期合刊

1931.10.23出版

定價每份6分

告無產階級作家革命作家及一切愛好 文藝的青年

日本帝國主義的大砲，機關槍在東三省響着；中國黨國的毛瑟槍盒子砲也就跟着在上海廣州的馬路上試演，——打死的反正都是該做牛馬的工人，小兵，貧民，以及『蠢如鹿豕』的革命青年。而全世界的列國資本代表穿着大禮服在日內瓦扮演連台滑稽大戲；全中國的各派黨國要人，據說也要在滬寧來大開和平統一會議。

幾十萬萬世界的和中國的勞動民衆的赤血在沸騰着。漫漫長夜烏黑大暗的天地之中，早早看得見革命的火燄在飛舞着。那些砲火，以及那些滑稽戲的什麼國際會議和國內會議，目的原本只是一個：救火。

日本天皇的軍隊以及中華黨國的警察為什麼放鎗？爲的是保衛資本主義，爲的是保衛中國的封建餘孽。日內瓦的國際會議，滬寧的國內會議要討論些什麼？也是爲着保衛資本主義，也是爲着保衛中國的封建餘孽。

但是，國際的列強帝國資本主義同時互相爭奪着勢力範圍和殖民，對於中國就是要瓜分。中國各派豪紳資產階級互相爭奪着地盤和實國優先權，對於勞動民衆都是要屠殺，剝削……國際的和國內的，戰爭和和平，屠殺和會議，同時都是表現着這些日暮途窮的惡魔之間自己的衝突。

○ ○ ○ ○ ○

日本的佔領東三省，首先是對於中國蘇維埃革命的進攻，首先是對於建設着社會主義的蘇聯準備戰爭。東三省的兵工廠，飛機場，軍閥軍隊的一切軍械，留在黨國手裏對於日本資本階級並沒有多大危險，——他們隨時可以一伸手就拿去的：這次事變之中黨國要人的無抵抗鎮靜忍耐的三民主義就是最好的證據。日本資產階級怕的是這些軍械會落到中國的工人農民兵士手裏去，像江西福建湖北湖南那個樣子。同樣，日本資產階級的以及一般國際資產階級極端的害怕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而東三省的地盤，吉會鐵路日本海的軍事路線，恰好是進攻蘇聯的最好的障地。因爲中國蘇維埃革命的發展，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的前進，真要使全地球勞動民衆的革命火燄爆發起來，燒盡一切帝國資本主義的根苗。所以資本主義的根本危機，緊張之下，經濟恐慌失業增多的帝國主義列強和中國豪紳資產階級，都要這樣張皇失措絕望拚命的掙扎：日本出兵東三省是這樣的冒險投機政策，國際聯盟和華盛頓政府的裝腔做勢也是這樣的目的；黨國要人的無抵抗鎮靜主義是『富贈友朋，勿與家奴』的政策，而絕望拚命的大叫對日絕交宣戰，其實是想催促國際干涉以至太平洋大戰，這也是同樣的企圖維持資本統治的路線。

日本佔領東三省，第一：這是顯然企圖用共同進攻蘇聯的條件要求列強實際上的默認，企圖用合力勦平中國『赤匪』的條件，而默認列強依樣畫葫蘆的佔領中國其他口岸。可是，第二，這已經是直接取得東三省東蒙古的鉅大富源和獨占的剝削地位。現在帝國主義的世界已經是一個空前鉅大的火藥庫，四方八面引着導火線，只要一兩火星就可以引起驚天動地的爆炸，要震動整個的太陽系。而日本的出兵東三省正是一條導火線的放火的燃燒。世界第二

次大戰的戰神已經張牙舞爪的在這裏耀武揚威。這戰爭如果是帝國主義列強和黨國的中國的聯盟軍進攻蘇聯，那固然是要毀滅建設着社會主義的國家，固然是要殘殺壓迫全世界的勞動民衆，來維持資本統治。而這戰爭如果是帝國主義列強互相之間的戰爭，那也是要十倍百倍於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大戰，也是要驅軍策萬萬勞動羣衆到戰場上去互相殘殺，而各自替『自己的祖國資本階級』當炮灰，好叫他們奪到剝削羣衆的更大的權利，更多的殖民地，更馴服的奴隸牛馬。中國的勞動民衆呢，連替『自己的祖國資產階級』當炮灰的資格也沒有。爲什麼？因爲，這種戰爭，尤其是東三省問題發展起來的戰爭，是瓜分中國的戰爭，黨國要人會驅策我們去『爲祖國爲民族而戰』，而其實，這些黨國豪紳資產階級在這瓜分中國的戰爭之中實際上也只是替美國，英國之搖旗吶喊，或者像現在的滿蒙王公，張海鵬，袁金鎧之替日本搖旗吶喊；而中國羣衆就更加要當二重奴隸——二重炮灰！

○ ○ ○ ○ ○
中國的無產階級和勞動民衆：手工工人，城市貧民，農民兵士羣衆，一切真正革命的人們——必須堅決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中國革命，反對列強其目的進攻蘇聯，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戰爭！這就必須反對無抵抗鎮靜主義的黨國豪紳資產階級，必須要推翻地主資本家家的統治：

工人沒有祖國，各國的工人要聯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工人要創造自己的祖國，各國工人都要保衛已經建設着社會主義的祖國，要在自己住的地方再創造出自己的祖國來建設社會主義，爲着這個而戰爭！中國的工人現在沒有祖國，中國的工人現在要創造自己的祖國，——中國工人要領導一切勞動羣衆建立工農革命獨裁的民權國家，爲着這個目的而實行革命的戰爭，真正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戰爭！

『祖國，就是一種政治的文化的社會的環境，這是無產階級鬥爭的最強有力的動力；……無產階級不能夠不關心的冷淡的對待自己鬥爭底政治——社會的文化的條件，因此，無產階級對於自己國家的命運是不能夠不關心的。然而——命運對於無產階級的興趣僅僅只在於這個命運關係到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而並不是因爲什麼資產階級的……愛國主義。（伊里伊茨文集初版第十一卷上冊第一〇八頁。）

○ ○ ○ ○ ○
但是，資產階級正在大大的鼓吹愛國主義，不但在政治宣傳上，而且在文藝上。鼓吹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沙凡主義，法西斯蒂主義，這當然是——一切資產階級養育的國家文人的天責。甚至於中國的可憐的豪紳地主資產階級『倡優所蓄』的文人！甚至於明明是對於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奴膝婢顏』的鎮靜無抵抗，對於美英法德帝國主義是賣身投靠，哀求苦惱的譌國際公理正義，可是所有這些無恥下賤不要臉的勾當，還要『以民族主義之名義行之！』這種民族主義的文藝立刻散布到窮鄉僻巷：

『現在我們，暫且讓俚，

並非胆小，到說怕俚，

因爲是非，總有公理，

廢戰條約，各國同意。』（愛國時曲抗日小熱昏。）

這小熱昏的確是大熱昏總司令『鎮靜，國際公理』等等著名演講的通俗文藝的譯本！這是

『文明的國民程度，和平的中國民族性，仁義忠孝禮讓的孔孫道統』的通俗文藝的宣傳。這是要蒙蔽着民衆，使民衆『安份的』等死，『安份的』送命。

可是，可憐的中國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爲着執行帝國主義的諭旨，還另外有各種各式叫民衆等死送命的方法。因爲這些文人之中有些比較聰明的，眼看着自己的黨國威位，在那種露骨的無恥忘八下賤不要臉的勾當之下，迅速的一落千丈，他們很恐懼的黨得『亞東不可收拾的共產局面』將要實行（新月派的羅隆基的話），於是乎起來實行『文藝界救國抗日的大團結。』民族主義的高等文人之解剖更巧妙的麻醉羣衆的必要。他們以民族主義的名義問：『中國的人呢』而回答是：滿洲里『國門之戰的英雄難道都已經戰死在沙場』？他們努力的假借日本帝國主義出兵東三省的事變，來提倡反對蘇聯的『愛國熱忱。』他們蒙蔽羣衆：不敢說明事實的真相：當年不是蘇聯出兵滿洲里，而是黨國遵照美國洋錢的諭旨，企圖出兵西伯利亞。他們以民權主義的主義，鼓吹岳飛復生，鼓吹『民族英雄』的戰爭，他們企圖蒙蔽羣衆：竭力掩蓋在現在的政權之下，所謂擁護國際公理的對日宣戰只是替美國，英國法國去做炮灰。他們以民族主義的名義號召工人。增加生產效率民衆服從政府的命令。他們一切種種激昂慷慨，賭神罰咒，拍胸膛，扯鬍子之的花言巧語，都是要麻醉欺騙羣衆，要迷惑羣衆生做帝國主義的炮灰，中外資本家地主義的牛馬奴隸。

還有一些改良主義和平主義和所謂人性主義的文藝，會來歌頌，公理戰勝強權以會來裝腔做勢的唉聲氣，甚至於譏笑着國際聯盟，咒罵着屠殺的戰爭——一切種種的戰爭，想着標榜着『國際常識』來證明不會有戰爭發生，而輕描淡寫的蒙蔽過反蘇聯戰爭，瓜分中國的戰爭已經在一步步切實的準備着的事實。因此，鼓吹吹着和平的解決國內紛爭，和平的解決國際爭執，踏在民衆的尸屍的血肉上面，還在勸告尙局接受民權，實行『對外對內的政綱』。這些和平主義是在害怕戰爭，而不是反對戰爭，是在竭力企圖救反革命的命，而不是要推翻反革命的統治。真正的反對戰爭真正的打退日本帝國主義，真正的推翻地主資產階級一切帝國主義統治的立場是什麼？這是認清楚：『戰爭是在恐嚇，威脅，蒙蔽羣衆，也在驚醒，教訓，鍛鍊，政發，組織，準備羣衆，——準備他們去向『本國』的『外國』的資產階級實行戰爭……現在如果有人給你武器，那麼，你應當接受，你應當拿這無槍，拿這些砲，拿這些最好的技術科學所製造的槍砲武器，拿些殺人的武器，摧殘的武器，——現在這個世界上爲着解放工人階級而要用火用鐵去摧殘的東西還多着呢。如是羣衆之中發展着痛恨的拚命的情緒，如果革命的形勢有了，——那麼，準備創造新的組織，而就用這些很有益處的殺人武器，摧殘的武器，去反對自己的資產階級，反對自己的政府……』

是的現在中國的兵士，只有反對着自己民族的政府，掉過鎗來殺死自己民族的軍閥，而去打日本的以及一切的帝國主義，現在的農民和城市貧民只有反對着自己的民族政府，自己的民族豪紳地主資產階級，而去打倒帝國主義；現在的中國工人只有反對着自己民族的政府，自己民族的豪紳地主資產階級，領導着農民及一切勞動貧苦羣衆，去根本推翻一切帝國主義的統治——去創造新的組織——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創造勞動初民衆自己的祖國。這是鉅大的艱苦的鬥爭，這是偉大的生命的階級戰爭，而在中國，這戰爭同時就是真正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的民族戰爭。這要是保衛蘇聯的戰爭，這是要用戰爭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

這鬥爭不但要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的侵略和一切派別的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軍閥黨國的壓

迫和剝削，還要反對這些傢伙對於民衆的思想影響。

中國一切無產階級作家和革命作家，你們的筆鋒，應當同着工人的盒子砲和紅軍的梭標槍砲，奮勇的前進！掃除利肅清民族主義的人性主義的和平主義的瘋狂劑和迷魂湯！立刻，一刻兒都不容遲緩。一切的力量，一點兒都不容顧恤。尤其是要深入到極廣大的大衆之中！革命的大衆文藝的任務是如此之重大！牠應當各方面的去攻擊日本帝國主義的橫暴和列強的趁火待劫的野心；牠應當各方面的去提醒只有蘇聯是我們的祖國，蘇聯的工農曾經差不多是赤手空拳的打退了全副武裝的十四國的帝國主義聯軍；牠應當各方面去暴露黨國豪紳資產階級的一切無恥的醜態，小資產階級的動搖和發狂；牠應當各方面的去鼓舞真正羣衆的英勇的鬥爭的情緒，指示羣衆鬥爭的目的和方法。反對戰爭的真正道路。

極廣大的羣衆的熱血是在沸騰着，他們等待着自己的文藝，等待着自己的戰鼓。他們要求着真正自己的說書，故事，小唱，歌曲，戲劇……無產階級作家和革命作家，一切愛如文藝的青年，你們的筆鋒，應當同着工人的盒子砲和紅軍的梭標槍砲，奮勇的前進！

左翼作家聯盟執行委員會

一九三一，十，十五。

饑餓的檻樓的一羣

凌 鐵

(朗誦詩)

團結起來啊，勞苦的兄弟們！

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下，

我們東北的工農大衆正在呻吟。

在十月十八日的勞物生路的寒風中，響徹着這樣的呼聲。

饑饉的，檻樓的一羣。

不是向反動的政府來請願，

也不要聽他們騙人的對日宣戰。

我們馬上武裝自己的手

直面着帝國主義的羣衆的鬥爭。

你，榨盡了血和肉的饑寒的工農！

你，被賣了身體的殖民地的奴隸！

湧向前去，我們一起，

向前去，向反帝國主義戰的火線下去。

炸烈彈，毒瓦斯，軍艦，大砲，飛機，

威嚇得民族資產階級的狗，

和鎮壓不了我們的蜂起！

俄羅斯的兄弟，英吉利的兄弟，美利堅的兄弟，日本的兄弟，全世界萬萬千千
被壓迫的奴隸，

都跟我們在一起，

還有什麼懼怕呢？你！

.....

石林般的矗立的，是我們高舉的拳，
赤血般的飄舞的，是我們前導的旗，
舉起暴雷的聲向帝國主義號吼，
舉起鋼鐵的腳去赴向戰地，
衝破這對向我們的砲口，
衝破這攔阻我們的錢蹄！
暴雷的，鋼鐵的腳，石柱般的拳，赤血般的旗——
這一切，便是我們致敵人死命的武器！

.....

礮彈不僅在東北日本軍隊的手裏，
礮彈也在上海各國帝國主義的手裏，
礮彈也在南京廣東國民黨政府的手裏，
汜流的不僅是東北大衆的血，
汜流的也是上海工農兵的血，
汜流的也是全中國工農兵的血，
上海寶山路上的血，
廣州永漢路上的血，
二七的血，五卅血，六二三的血，三一八的血，四一五的血——
血，血，血，勞苦大衆的血，
要洗清這一切的血，
祇有再洒我們洒不盡的勞勃生路的血！

.....

再洒我們無量數的血，
去換取我們的礮彈：
進攻帝國主義的礮彈，
撲滅反動軍閥的礮彈，
守衛蘇維埃聯邦的礮彈，
建設蘇維埃中國的礮彈，
——消滅全世界資本主義社會的礮彈。

.....

團結赤來喇，勞苦的兄弟們！
我們是來從工場，來從農村的，來從暗黑的營舍的，
鋼鐵的軍隊，反帝戰的前鋒！』
在六分之五的地球的黑暗的底層，
響徹這樣的呼呼聲，

餓餓的，穢穢的一羣。.....

——29, okt, 1931。

勞 勃 生 路

笑 如

——××棉日廠工場壁報第十號號外。

+ + +

(壁報號外，十八日正午)

瀋西民衆反日大示威

△大白鳴鐘下集合羣衆萬餘，

△打死日捕，走狗！

今日上午十時四十五分，瀋西民衆在勞勃生路大白鳴鐘下自動召集反日大會，市民學生及男女工友集合者約一萬餘人。大白鳴鐘四周，擠得人山人海，十六路電車完全停駛。曹家渡小沙渡路電車工友及康福脫路長途汽車廠工友，紛紛結隊參加。一時反帝空氣，弄常熱烈。十時五十五分，人數愈聚愈衆，一部分工友擁至小沙渡路馬白路對面草地，分別集會演講，其時適有四廠看門日捕大倉經過，胆敢勾結該地一百六十一號印捕及二百九十二號西捕，上前干涉，西捕被羣衆擠至草地角上，大呼救命，印捕見西捕被窘，亦即望馬白路逃走，日捕勢孤力竭，逃入小沙渡路勞勃生路口之晉泰紙煙店內，旋被羣衆趕入拖出，在某布店前面飽以老拳，一時「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東洋人」之聲，震天動地，該捕平日在四廠門口調笑女工，搜查工友，極爲苛刻，故此時一呼百應，立即將該捕打得半死。女工們不能擠近，亦用路上柏油石塊等紛紛望該捕亂擲；十一時戈登路捕房派出大隊印度騎馬巡捕及捕人汽車，至大白鳴鐘彈壓，但行經小沙渡路九如里口，即爲羣衆阻住。西捕指揮華捕，開足汽車速度，擬向勞勃生路衝去，但羣衆絲毫不讓，童工女工，更有擠至華捕身邊，大呼東洋人走狗，打倒捕房等種口號，此時晉泰煙紙店前店羣衆，見被打日捕已無反抗，遂呼嘯一聲，努力向捕人汽車衝去，該日捕見羣衆移動，始逃入煙紙店內，由該店夥友以後門放出，此時該捕眉間流血，衣服粉破，嘴唇青腫，已無平日驕橫之態，羣衆見晉泰夥友將日人友走，遂用石塊望該店猛擲，後由該店經理出外作揖賠罪始已。一方捕房見羣衆來勢兇猛，遂亦將捕人汽車退回，一面由華捕向工人勸說維持秩序恢復交通。此時一部分羣衆已擁至第五廠門口，公開演講日本帝國主義殘暴行爲，及國民黨政府南北合作壓迫民衆反日運動，藉以取好帝國主義之黑幕。「打倒槍殺反日民衆的國民黨」，「爲萬寶山路永漢路犧牲者復仇」！「擁護紅軍」！「擁護蘇維埃」！之聲，風起雲湧。內外工友齊聲響應，廠內日本人嚇得屁滾尿流，立刻指揮走狗，將內部鐵門關閉，以防廠內工友擁出。但五廠六廠門口，已爲示威羣衆占領，五色傳單紛飛，反帝情緒高漲，第六工廠前面運貨汽車車夫趙小寶不服羣衆指示，強欲將汽車開入，當被工友拖下，拳足交加，女工們用拿飯的搪磁罐子亂擲亂打，拍手高喊「打倒走狗」不置。此時(正午十二時)據報，廠內日人已打電話請兵，將有大批日本海軍陸戰隊開來屠殺

，工友們，我們一定要團結起來，衝破東洋人的恐嚇手段！值班工友要立刻在工廠宣布罷工，用大眾的力量衝出廠來！下班的工友不要回去！立刻在大自鳴鐘下面集合！在大眾的示威之下，帝國主義敢撒野嗎？起來！起來！！給東洋矮鬼知道我們工友們的利害！

(附告)四廠工友在大自鳴鐘下集合，五廠六廠工友在馬白路對面草地會齊東亞製藥的工友和四廠的站在一起。

x

x

(壁報號外第二 下午五時發行)

上海變了瀋陽

△日本兵白晝殺人！

△公安局幫助日本！

急報，上午威後羣衆情緒緊張，反日反帝和反國民黨之呼聲不絕，十二時後各廠下班工友及店員學生等聚集愈衆。戈登路一〇二號日本海軍陸戰隊第三中隊立刻用電話通知江灣路本部，調來鐵甲車第六第八兩輛，機關鎗機器腳踏車四部，陸戰隊兵士四十餘名，至勞勃生路一帶彈壓，並在戈登路架起機關鎗數架。工友們見狀愈加憤激，紛紛由小沙渡路擁至澳門路日本人職員住宅示威，日人指揮走狗出來挑戰，遂由羣衆擁入，將住宅門窗板壁一律搗毀，日本人抱頭鼠竄，後逃者向工友叩頭乞免！此時突由後方趕來日本兵兩車，荷鎗實彈，不問情由，望工友羣中衝去，當被刺死工友兩個。租界巡捕爲着向帝國主義報功，亦紛紛拔出棍棒亂打女工童工等被傷者不計其數。現在羣衆依舊未散，空拳赤手的和帝國主義者對峙，路旁中國公安局警士目視外國獸兵殺人，不特不來援助，而且奉到國民黨指示，與帝國主義者協力鎮壓示威。一方因恐日本人不能理解他們的忠心，所以不敢走進馬路中央，祇用盒子砲在各處里口攔住羣衆，不准躲避，以便日本獸軍屠殺順利。工友們熱血沸騰，大呼打倒走狗國民黨口號，兩次擬將勞勃生路派出所搗毀，但因羣衆沒有武器，兩次均被驅散。

四時三十分續報，被日兵刺死工友尸首，現已運至大自鳴鐘下面停放，羣衆圍圍守住，各路交通重新阻滯，巡捕驅趕不散，四方來者越多，當場在露天舉行追悼大會，其中一人關係六廠工友，其一形似學生。很多的婦女人們流淚的拿出錢來，作爲死者家小的撫恤。當時有學生當衆演說，「帝國主義已聯合起來直接屠殺我們中國民衆了，我們民衆要在血淚憤慨當中，一致起來，打倒帝國主義及其走狗。」

工友們日本兵的屠殺已經從瀋陽延長到上海，延長到我們自己的身上了！此時不起來，還等着給他們殺死嗎？我們不要相信官辦反日會的鬼話！他們自己就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就是欺騙麻醉羣衆而使我們「鎮靜」，「無抵抗」他受人屠殺的奸細！國民黨說中國人要一致團結起來，那麼爲什麼中國警察要幫助日本人屠殺中國人呢！工友們，事體急迫了，沒有一分鐘可以遲慢！我們應該立刻組織起來，在上海工聯指導之下，聯合全上海的工友，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一切帝國主義，打倒國民黨！擁護我們工友們自己的政府蘇維埃！

此刻立刻準備！衝進廠去！衝進巡捕房去！衝進公安局去！民衆自動的武裝起來！替死了的復仇！

× ×
(號外第二追加，下午十時發貼)

下午十時消息

△通訊，日本人因工友搗毀紗廠職員住宅，已電請本國內調大批軍艦來華，幫同撲殺；一方日本領事當晚質問張羣，張羣答稱此次事變全係搗亂份子煽動，故已令中國警察幫同日兵鎮壓。

△勞勃生路一帶羣衆至今未撤，滬西已在戒嚴狀態之下，巡捕房又擴大批白俄日捕，幫同鎮壓，國民黨亦怕釀成暴動，沒臉對主人報消，故已調動軍隊，將曹家渡一帶包圍。

△今日反帝運動最熱烈的時候，竟有本廠工賊冒充全體工友代表，潛赴上海反日會報告，謊稱本廠已在準備罷工，要求反日會津貼工友生活費用；當然，他們有是爲着工友生計，而是企圖中飽，望工友們注意此種敗類，一有發覺，立刻報告我們真正的工會，嚴予懲處。

× ×
(號外附錄 十八日下午十時)

△受傷工友訪問記詳

既報，日本兵刺死工友學生二人一事，後據確訊，其中一人(學生)尸體被巡捕房搶去，——一說日本兵希圖滅跡；用軍用汽車裝去焚燬，——截至此刻，尙無尸屬出面具領。其他一人重傷未死，係六廠小工，名楊阿四，混名挑水老四，在六廠當雜力，于上月十六上工。得訊後本報通訊員立即馳往曹家渡白利南路後方平房，幾經打探，始知楊阿四住所，因家屬恐警察前來滋擾，故對外人不肯發表。記者敲門後，由楊母出來招呼，說明來意，始帶入後間床側。阿四大腿被日兵用刺刀刺穿一洞，現用破被裹住，外面仍見鮮肉殷然，慘不可言。左眼至嘴角附近，被日兵用皮鞋踢傷，青腫。帶血，右手食指折斷，呼痛不絕。本報通訊員爲之拭去臉上淤血，飲以冷茶一碗，神色漸見清楚。與通訊員交換談話如下：

問：貴處那里？

答：浙江餘姚，以前住在諸暨。

問：來上海幾年了？

答：盧永祥制齊燮元打仗時從杭州被拉夫來上海，在黃渡被迫打仗，後來是敗逃回。以後在楊樹浦中國紗廠做雜，今年紗廠關門，方于上月由從前朋友牽來東洋人廠做事。

問：家在什麼時候來的？一共有幾個人？

答：革命黨來的那年家裏被火燒了，娘，女的，和一個女孩由同鄉人逃難的帶來上海，女的去年生癆病死了，現在祇有三個人過活。

問：你打傷了之後，一家老小怎麼辦？

答……不打傷也要餓肚子的，現在……餓死就算了。

(此時老幼哭聲甚慘，話聲全被打斷。)

問：在廠裏有否入過工會？

答：工會？爲什麼？我不能上當了，在楊樹浦的時候因爲工銀被工會捐光了，弄得一家餓肚子，女的和我吵得要尋死，——辦工會的都去做官了，我又不是他們的孝順兒子。

問：那可不能一概講，你所講的，大概是國民黨辦的工會，那樣的工會不行，我們應該組織

自己的工會才好。這兒的赤色工會你知道？

答：不知道。（潑刺記者，帶怒）你是工會派來的？那我不和你說話。飯也沒得吃，還管閑事？

問：因為沒有飯吃，所以窮人才要團結起來。譬如今天的車，即使大家沒有團結，沒有組織，那時東洋兵可還得撒野些吧。你……

答：對了。兄弟們要有義氣，……大家不怕死，……今天我被打了可是我不懊悔，我今天自出娘胎以來第一次打了人，……你想，小的時候被老子打，被隣舍打，大了被東家打，被北老兒打，進了廠東洋人打，印度人打，工頭打，可是今天，我却反轉來打了人，阿木林（註：六廠監工日人鈴木的混名）逃得慢一點，老子就要了他的狗命！

問：所以啦，大家要有義氣，要動衆，動了什麼都不怕。方才說的赤色工會，就是教導我們如何動衆的機關。工會不要祇讓工賊和走狗去管，我們要自己來辦，懂了嗎？

答：唔，要動衆，……今天真的動了衆，……

（此時上反派人來慰問，並出了方才向大衆捐得的小洋六角，銅元四百五十三枚。記者因有他事，遂即告別。）

編者按：楊阿四工友一家老小，明天起就要餓飯了，他是爲着反對帝國主義而受傷的，我們一方面要替他報仇，加緊反帝工作，一方面要省出各人的一兩個銅子來，養活他的老小！本報從明日起開始替楊工友募捐，望大家隨緣樂助！每天交班時刻有人在本報張貼處下面持封好了的竹筒收捐！

○ ○ ○ ○ ○

男孩招領 今日下午日本兵殺人時，有一小孩被羣衆踏傷，倒在勸昌里雜貨店門口。當由隣居送往小沙渡路勞工醫院診治，當爲該醫院內之國民黨○區黨部負責人拒絕。他說今天是共產黨暴動，所以此孩當是共產黨的兒子，我們沒有工夫，替「赤匪」全後代。隣居非常憤怒，後來由曹家渡張妙記老虎灶主領去暫時收養。以便家屬前去認領。該孩五歲左右，頭有小瘡數個，藍白印花布衫，黑布褲破，赤腳，頸有牛繩一根。胸都被踏，重傷言語不明。望本廠工友互相傳說，使他重見父母，功德無量。

○ ○ ○

贈送書籍圖畫 茲由工聯交來反帝圖畫及反帝時調唱本各若干種，由本報公開贈送，俾工友明瞭帝國主義兇惡實況及此次運動正確方針；需要者望至四廠東紡間粗紗間堆廢紗處自由取閱，每人每種一份，切勿糟塔，閱後轉送別人，小調唱會後傳給他人。至要至要。

○ ○ ○

附告 本報連載連環圖小五子從軍及工友常識問答，因作者工作煩忙，明日起暫停數日

（完）

統治階級的「反日大衆文藝」之檢查

洛 揚

日本出兵佔領滿洲，引起全國民衆的反對帝國主義運動，而反動統治階級在這「國主義直接出兵和民衆的激昂的反帝高潮之前，就更加投降帝國主義，出賣民族，更加送民衆給帝國主義去屠殺。在現在，各派統治階級所最同心合意的，最焦思苦慮的，是先壓迫民衆；於是所有對民衆的欺騙的，蒙蔽的，麻醉的方法，都被想了出來。統治階級的這個陰謀，非常明顯的在各派反動刊物上和反動文藝界裏反映出來，更在統治階級大衆宣傳裏反映出來。

但是要從統治階級的大衆宣傳裏指出他們的陰謀來的時候，我們是特別注意到『大衆文藝』的領域，要指出那以爲各派統治階級。只有民族主義和新月派等等『高等文藝』者，是一個錯誤。因爲統治階級，在平日既有那勢力巨大的『封建餘孽』的『大衆文藝』（大家都知道的那各種通俗舊戲，各種唱演，低級電影，變戲法，說書，唱本，故事，演義，連環圖畫等等）給他服務，統治階級不但有了『大衆文藝』，並且有了陣勢雄厚穩固的『大衆文藝』了；同時，三民主義的老爺們，先生們，掌櫃的監工的，教書的，當牧師的，以及最近當『剿共』的宣傳員的或辦『反共』的雜誌的，平時因爲有必要，也常特地製出一些通俗的故事和歌曲：通俗叢報等東西來當作武斷宣傳或什麼『啓蒙民智』之用的，這也可以算作統治階級的『大衆文藝』之一種。現在我們又要指出在統治階級『反日』大衆宣傳中有『反日大衆文藝』。統治階級既以全力壓迫和欺蒙民衆，則要盡量利用『大衆文藝』的方法所有政府的和社會的機關都要臨時的製印一兩張畫報之類東西，是當然的，這就使現在滿街特別充滿了三民主義老爺們製造的反革命的『反日畫報』了；同時那些所謂『封建餘孽』，非常領會統治階級的意志，也不後於那些『高等文人』，編出一些唱本和連環圖畫來，雖然這在一方面仍是投機，仍是賣藝，但也做了民衆反帝高潮中的統治階級的反革命的『大衆藝術』的宣傳。第三，我們也要指出有些小市民或甚至學徒和所謂「工界的份子」的『愛國家』，由於『義憤』和『愛國的熱忱』，純粹好意地要『喚醒同胞』的臨時製作，實際上也就成爲替統治階級做欺騙的大衆宣傳。

在一切這些反革命的『反日』大衆宣傳裏，統治階級的形形色色的欺騙方法和他們的各種意識，都十分顯露的，顯明的反映着。我們現在就要從統治階級的『反日』的『大衆文藝』的宣傳品裏，一一具體的指示出這些來。

○ ○ ○ ○ ○

首先跑到滬南或開北一帶的街上去看吧。——在那些地方牆壁上『飛舞』着的各色『反日』標語中，也『飛舞』着各色的『反日大衆文藝』，這是這一次這種東西中最多的一類，是三民主義老爺們臨時特製出來的：有在中間畫着一個巨大的饅頭，饅頭中心寫着『中華民國』四個字旁邊有一個背上寫着『民衆』二字的人正在睡覺，一隻狼便兇猛的撲來想攫取饅頭的情由的一類畫。這是什麼？這自然是統治階級在對『蠢如鹿豕』的民衆『說明』日本出兵的原因和意義。然而真的如此嗎？統治階級自己也不會相信，統治階級最怕民衆明白了真的原因和真的意義，尤其是自己也怕於去相信日本直接出兵却正因爲中國民衆已經並不睡覺了，所以應該反轉來說，這是企圖將真的原因和意義蒙蔽起來，不給民衆知道。

有題名：『滿載而歸』，畫着兩隻船，一隻滿裝着子彈，一隻滿裝着金條的一類畫（青心畫報），這正是將統治階級的意識表現得再也沒有這樣清楚了。不過將這樣的兩樣東西給凍餓得只有一條青筋了的民衆看，亦會想到民衆將作何感想嗎？然而統治階級自有聰明的，高尚的想法，這畫的意思是說：民衆應當愛國，應當去將這些奪回來，金條雖是張副司令從你們民衆身上擄去的東西，可——這是中國的東西，張副司令和你們同是中國人，子彈是保護你們，並不是屠殺你們的，不要聽共產黨的宣傳！

有使用多量的紅墨水，描寫日軍殘殺東省民衆的慘狀的一類畫。並且這類畫是特別的多，各學校學生團體的，郵務工人之類的黃色工會的，甚至市黨部區黨部之類的大幅小幅的宣傳畫中，都有這一類的紅墨水。但這是真的要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屠殺嗎？不是的，恰正相反，這是企圖轉移民衆的眼光，掩遮不抵抗主義的罪惡，掩遮賣國行爲，企圖使民衆引起什麼『上下一致對外』的意識，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意識，以消滅階級革命和真正反對帝國主義的火的。這雖是一種『震盪』，却和『鎮靜』同意義。

可是，統治階級自己已不說出一點辦法來，也是使民衆不能『鎮靜』的，於是說明辦法的畫就有好多種。第一種是畫着一個高大身裁的像美國官的洋大人，帽子上寫着『國際聯盟』四個字，手上展開着『非戰公約』，前面畫着一個罐子似的日本人在發愁，旁邊一個中國人在得意。什麼也不用多說，因為這只是鎮壓民衆的一個辦法，是誰都已經明白了。

於是第二種的畫，就畫着『民衆的武力』（青心，畫報）。原來畫着一個資產階級（頗『貌似』庚洽卿，一臉橫肉，可是已有皺紋，很有吃鴉片的嫌疑），手裏舉着一根棒，棒上寫着『經濟絕交』，正欲朝着一隻背上寫着『暴日』二字的犬似的東西身上打去。自然，這就是『民衆的武力』，畫上當然看不見一個民衆的。這『經濟絕交』的『民衆的武力』，真的這樣厲害嗎？同一畫報的另一幅畫就補充了這一點，畫着一個日本人悠然地坐在席地上，初看還以為是在靜坐修練的，實則是在等死，因為不報上寫着：『厲行經濟絕交，可使日人坐以待斃』。不過我們是非常明白的，這個資產階級的心裏並不要那個靜坐的日人『坐以待斃』，他是要你們這些看這畫的民衆，聽他的話回去坐在家裏去『待斃』。

然而明白的民衆，自始就不甘願『坐以待斃』，自始就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統治階級的賣國的。爲了這，各派統治階級，各派政客軍閥學者思想家不得不都跳了起來，叫着和平會議，各派合作，捐除異見，聯合政府，統一的國防政府等等。於是就有這樣一幅的『傑作』：一隻巨大的手拿着一個鉗子，巨大的手上寫着『强有力的政府』，鉗子的一邊鉗子上寫着『中央』，一邊寫着『粵桂』，這個鉗子就挾着一個『日帝國主義』，而周圍是好多把尖刀朝着這『日帝國主義』刺去，名把尖刀上寫着『工人』，『學生』，『農民』，『商人』，『自由團體』，『抗日救國會』，『義勇軍』（青心畫報）。這真是一幅『最高度地』表現出了各派統治階級一個最同心合意的心願的『傑作』！因為那『願望中』的『强有力的政府』的鉗子之所欲挾者，實在不是『日帝國主義』而是民衆，革命的正真正反對帝國主義的民衆。

還有這樣的一類畫：拿着牛腿鎗的兵士，持鎗的工人，拿竹桿的農民，拿長柄子的尖刀的學生，拿着算盤的商人，五個人一同向着一隻彷彿狼似的野獸衝去；上面寫着：『工農兵學商，快快聯合起來，在中國國民黨的領導之下……殺，殺，殺！』是的，應該在國民黨領導之下或者在美帝國主義領導之下死去。這類畫，是多得不勝舉的，不過這一幅有畫着算

盤的這神來之筆，特別顯出『民族主義』或『三民主義』的『藝術』的特色，所以特別舉一舉。

現在再舉一個例罷。上海市立民衆教育館籌備處印的通俗畫報第二期，畫着『紀念國難中的雙十節』，是無數的頭顱疊成兩條並排的直柱，上半段橫着一條也是頭顱接成的橫柱，表示兩個十字，旁邊寫道，諸先烈和總理的功績，是以無數的頭顱積成的，毋讓日人推翻掉！原來用頭顱積成的總理的功績，這個『民族的光榮』，現在又渴望民衆的頭顱去維護！這些殺人者的毒心，想爲人之牧者的孫文主義的正真的信徒們的毒心，完全赤裸裸的顯露出來了！這幅畫至少是『民族主義作品』中的傑作！

這些是三民主義的老爺們，拿算盤的掌櫃們，『動員』了『頭腦』特製出來的作品。這樣一些特出的意匠，這樣一些精密的騙局，從那肥滿的腦袋裏絞了出來，這證明『統治階級在反帝高潮面前發抖了』的話是真實的。這些『大衆文藝』的本質是一個騙字，因此統治階級的目前的陰謀在這裏面就顯示得非常露骨。

其次，那些所謂『封建餘孽』的，服務統治階級的『大衆文藝』，這次也同樣的服務統治階級，幫統治階級傳達欺騙的政策到民衆裏去，幫他用不正確的觀念和感情麻醉民衆，到現在爲止，茶館裏的說書和遊戲場裏的唱演不算，據我並不費力所找到的已有四本『反日』唱本，和一部『反日』的連環圖劇了。我們現在也要從這些裏面指出統治階級的毒計來。我們得指出：這些所謂『封建餘孽』的『大衆文藝』，和那三民主義老爺們想出來的騙的『文藝』相比，牠的特質是麻醉，譬如用歇斯迭里的或自大狂等感情來麻醉民衆，用感情的興奮劑來打消真正對於帝國主義的反抗的熱情，以及從反面引起愛國主義的民族主義的盲目的情熱，就是那些肥腦們所不及，而統治階級所特別要求于這些服務者的『大衆文藝』的。

『同胞同胞 趕快落起 勿要糊塗 登拉夢裏 東洋矮子 勿講道理 我你待俚
有情有義 東洋出品 賣撥我你 中國勿買 無人要俚 那知東洋 全無情義 恩
將仇報 壞來斜氣……長春瀋陽 已經奪起 殺人放火 野蠻極點 五歲小因 破
開肚皮 格種手段 長毛手裏 文明國家 格能着底……現在我們 暫且讓俚 並
非胆小 到說怕俚 因爲是非 總有公理 廢戰條約 各國同意……奉勸同胞 大
家齊心 經濟絕交 抵制日貨 堅持到底……』

——抗日小熱昏

『可恨東洋人呀 如此無理性 東北格事情大家都知情 讓我未唱撥諸公聽呀 現
在那格中國末 傷呀真傷心 全國大水荒呀 還有共產黨……團結起一齊打日本
抵抗末日貨紀在心 中日那兩國末 永遠絕交情 再勸諸公們舉動要文明呀 永遠
格抵制萬衆要齊心……』

——新編時調日本強奪東三省

只要看了從唱本中抄摘出來的這些句時調，就已經可以知道統治階級的——蔣介石張學良的『鎮靜不抵抗主義』，資產階級的『經濟絕交』，『實業救國』，以及愛國主義，所有的『交際國際聯盟處理』，『有秩序的抗日』，『勿爲搗亂份子所乘』『上下一致合作』等等欺蒙的政策，都毫無遺恨的傳達出來了。特別要指出，這是歌曲，比那些花紙，能盡蒙蔽作用些，這唱起來既『好聽』，又說得多有情有理！再看：

『一更一點月在星 打倒東洋人 呀呀得而噲 大家要血心 打倒倭賊俗事情 因

爲伊 佔遼寧呀 還要殺百姓 呀呀得而噲 燒我北大營 二更二點月正清 大家要齊心 呀呀得而噲 放出剛強心 摩拳擦掌打東京 好百姓 國家亡呀 快點拚性命 呀呀得而噲 快投義勇軍 三更三點月正高 男兒志氣高 呀呀得而噲 衝鋒朝前跑 上刺刀 殺東洋呀 大家開大砲 呀呀得而噲 中國就強了 四更四點月正東 收回南滿蒙 呀呀得而噲 倭賊起出鬆 男兒勇 學生軍呀 大衆把鋒衝 呀呀得而噲 中國大英勇 五更五點月西沉 中國戰日本 呀呀得而噲 努力得大勝 世界各國威名聞 意義狠 快點努力 舉兵打日本 呀呀得而噲 決心爲根本』

——打東洋五更調

這是替統治階級鼓吹義勇軍和軍國尚武主義的。這在統治階級，決不是爲的什麼『編制學生軍，使學生不致吵起來』（這些學生會吵嗎？）更不是爲的準備和日帝國主義『開戰』，而是在『剿共』大敗之後，帝國主義進攻蘇聯迫切的時候，正應利用對付日本的名義來鼓吹，使將來可以有『勇敢的』義勇軍再去『剿共』，可以跟着帝國主義去打蘇聯，以保持自己的走狗的地位。這個五更調，就在這一點上替統治階級服務。而且比那些民族主義文學者的什麼『殺呀，死呀』的『戰歌』，要盡更大的任務，因是牠是『民衆的』。

下面的一個小調是戴季陶的哭咒主義，實在句句都是精華，雖長也只得全錄，請讀者也全讀一遍罷。

『啊呀奴個東洋人呀 哭得係倭賊真開心 過歇係個種矮子喪良心 想係從前矮奴勿像人 走勒路浪像之一隻醬油瓶 坐拉篤樑上像之一隻烏龜精 爾拉篤床上像死人 係過歇辰光佔遼甯 搶我們華產勿該因 東洋矮賊勿做正當人 竟是烏龜強盜心 同胞努力殺盡東洋人 看倭賊開心勿開心呀 啊呀奴個矮子精呀 想係矮賊待我中國良心毒 中國待你真和睦 青島地皮被儂割 大連旅順二十一條良心毒 蔡公時被儂割眼割鼻爲捨落 現今時候奉天吉林遼甯又來奪 鎗殺華民 槍脫我裏製造局 飛機飛拉天浪炸彈拋 炸得我裏同胞無處逃呀 啊呀係個冤家呀 別國看儂像之一個人 我裏看儂像隻夜壺精 失脫人格違背國際公法無良心 可曉得我裏中國人 個個人道主義守本分 勿像儂隻老虫害人精 專門要想佔別人 一次二次來佔侵 害我裏中國同胞好百姓 想想係阿怕難爲情呀』

——哭東洋人仿哭哭妙根篤爺調

請不要噴笑！這是戴季陶的咒罵日本『不孝不忠，不仁不義』的名言之不加不減的『大衆文藝』的翻譯！戴季陶的哭咒主義和稚暉的劉老老主義，是黨國的名產，不但於他們個人自己有用，於整個統治階級也有用，這可以毒害青年和民衆。自然，像這一個小調是不免太卑劣了，太下賤了，然而這是中國的國粹，統治階級要保存牠，帝國主義也要保存牠，因爲這是一種毒藥，可以麻民衆，使民衆對於統治階級和帝國主義不會有清楚的認識和正確的反抗，並且永遠卑劣，下賤！這個小調就替統治階級擴大戴季陶主義於民衆中，使民衆無恥地麻醉在這裏面。

下面所引的，也是同一類精神，同一類作用的。

『我同胞 愛國頂熱心 本書局 也來編一本 就叫收服東洋人 哎呀呀 看他阿

頭盆 我中國 世界頂有名 守道德 人格第一名 東洋帝國頂毒心 哎呀呀 是條黑魚精 同胞們 夢裏快點醒 東洋人 才是矮子精……哎呀呀 侵佔我遼寧 面孔上 像煞之個人 暗底下 專門喪良心 拐騙要算頭一名……」

——收服東洋人仿毛毛雨

我不再抄下去了。還有一部十二冊的題名『侵佔東三省』的連環圖畫，也因為內容是和統治階級的『反日畫報』差不多的緣故，不再在此多說了。總之，所有這些都是統治階級的欺蒙民衆的宣傳，在這裏面處處存裏對付民衆的毒計！

至於那些小市民的或甚至所謂『工界份子』的純粹出於『愛國心』的企圖『喚醒同胞』的大衆宣傳，他本意雖是『一片好心』，但意識是反革命的，結果成為大抵都替統治階級鼓吹愛國主義，民族主義。這種自動的宣傳反革命的思想，正是統治階級所日夜希望於他的『國民』的。這種『愛國家』的『反日大衆文藝』，當然比較的少，但也可以容易地找到一些的，舉兩個例子如下。

一個自己署出『上海藤椅手工製造工人』和姓名的『工界份子』，就自己用毛筆畫了好幾幅『愛國的畫』貼在虬江路的一堵牆上，可惜現在已被風或人撕去了好多，完全的只有一幅了。畫和字跡都像出於初級小學生之筆——天真可愛的，完全的一幅有好幾個場面，其中之一是七八個穿洋裝的人正在圍着一個圓桌坐着，這是國際聯盟在開會，只有中國施公使正在站着說話，施公使是變成圓臉的義少年了。但雖畫着國際聯盟的會議情形，這個工人畫家却是叫大家不要相信國際聯盟的。那末相信什麼呢？另一個場面畫着一個英雄的青年，騎在馬上，手裏豎着一柄大旗，旗面上寫着『救國義勇軍』五個大字。就是叫大家相信『救國義勇軍』。

另一個例子是一位也自己署出姓名的小市民——也許是一個學生——的一篇壁小說，貼在華界一條馬路旁的牆上，篇前寫着『有熱血的，快來一讀』，題目叫作『鄉村老人』 題目之上標明『愛國小說』。是敘述兩個日本（這『日本』二字在原文中都是倒寫的）偵探冒充中國人到內地來測繪地圖，一天晚上當作遊客向鄉村中的一個老人借宿，老了答應了，說道『同是中國人，有什麼不可以呢？』但半夜老人起來到庭中小便時，發覺了他們是日本偵探，正在偷繪地圖，『老人不覺火冒千丈，一腔熱血，在胸裏烘烘的燃燒起來便一口氣跑回自己的房裏，把掛着的寶劍，隨手拏下來』，去將那兩個日本先後刺死了，但老人自己也中了手鎗的一彈，三人同躺在血泊裏。後來老人的兒子爲鎗聲所驚醒，連忙跑來了，老人尚未死去，就叫兒子扶起他來，於一陣狂笑之後，還『拿起寶劍把兩人的頭顱砍下來』。作者以下面的話收這小說：『最後，他發出蒼老而得意的聲音，似乎喚着：「大家……都……應當……愛國……呀！」』不一合，老人氣絕了，手足冰冷了，但他的臉上，還留着兩個笑渦，表示他心裏無限的快樂！』

兩個例子，都是十足鼓吹愛國主義的，我們當然不敢將這兩位『愛國家』和三民主義的老爺們掌櫃們教在一起去，更不敢說他們是『封建除孽』之類，可是我們要指示，在這民衆反帝高潮中，他們的大作是不得不歸到統治階級的反動的大衆宣傳裏去的。

我們的檢查到此停止。總結起來說：在帝國主義直接出兵中的民衆反帝的高潮的面前，統治階級是更加投降帝國主義，更加加緊壓迫民衆，爲了鎮壓民衆的反帝鬥爭，用盡了所有

的陰謀。這情形，在這些以文藝方法的大眾宣傳裏，就反映得非常的明顯。我們就從這方面指出這些給大眾看。第二，我們必須指出不僅三民主義的老爺們掌櫃們臨時動工製出了這許多欺蒙民衆的宣傳品，並且那所謂『封建餘孽』也投着這『反日』的機做出來了這些替統治階級欺騙麻醉民衆的小調，小市民的『愛國家』們也事實上做了統治階級的這方面的幫手的這一個事實。

所有這些，我們還特別要指給革命的，產階級的文學者藝術家看。

『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

晏 敖

殖民政策是一定保護，養育流氓的。從帝國主義的眼睛看來，惟有他們是最要緊的奴才，有用的鷹犬，能盡殖民地人民非盡不可的任務：一面靠着帝國主義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國的傳統之力，以除去『害羣之馬』，不安本分的『莠民』。所以，這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寵兒，——不，寵犬，其地位雖在立人之下，但總在別的被統治者之上的。

上海當然也不會不在這例子裏。巡警不進羣，小販雖自有小資本，但倘不另尋一個流氓來做債主，付以重利，就很難立足。到去年，在文藝界上，竟也出現了『拜老頭』的『文學家』。

但這不過是一個最露骨的事實。其實是，即使並非幫友，他們所謂『文藝家』的許多人，是一向在盡『寵犬』的職分的，雖然所標的口號，種種不同，藝術至上主義呀，國粹主義呀，民族主義呀，爲人類的藝術呀，但這僅如巡警手裏拿着前膛鎗或後膛鎗，來福鎗，毛瑟鎗的不同，那終極的目的却只一個：就是打死反帝國主義即反政府，亦即『反革命』，或僅有些不平的人民。

那些寵犬派文學之中，鑼鼓敲得最起勁的，是所謂『民族主義文學』。但比起偵探，巡捕，劊子手們的顯著的勤勞來，却還有很多的遜色。這緣故，就因爲他們還只在叫，未行直接的咬，而且大抵沒有流氓的剝悍，不過是飄飄蕩蕩的流屍。然而這又正是『民族主義文學』的特色，所以保持其『寵』的。

翻一本他們的刊物來看罷，先前標榜過各種主義的各種人，居然湊合在一起了。這是『民族主義』的巨人的手，將他們抓過來的麼？並不，這些原是上海灘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屍，本來散見于各處的，但經風浪一吹，就漂集一處，形成一個堆積，又因爲各個本身的腐爛，就發出較濃厚的惡臭來了。

這『叫』和『惡臭』有能夠較爲遠聞的特色，于帝國主義是有益的，這叫做『爲王前驅』，所以流屍文學仍將與流氓政治同在。

二

但上文所說的風浪是什麼呢？這是因無產階級的勃興而捲起的小風浪。先前的有些所謂文藝家，本未嘗沒有半意識的或無意識的覺得自身的潰敗，于是就自欺欺人的用種種美名來掩飾，曰高逸，曰放達（用新式話來說就是『頹廢』）畫的是裸女，靜物，死，寫的是花月，